

杂纂七种

曲彦斌校注

〔唐〕李义山等撰

上

2.7

版社

杂纂七种

〔唐〕李义山等撰

曲彦斌校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光甫
封面题签 董忠甫

杂纂七种
〔唐〕李义山等撰
曲彦斌校注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兵希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插页2 印张6.5 字数139,000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

ISBN 7-5325-0203-1
1·88 定价:1.90元

前言

通常所谓《杂纂》，一是专指唐李商隐《义山杂纂》（或称《李义山杂纂》，以下简称《义山》）；一是统称包括《义山》在内，连同宋王君玉《杂纂续》（以下简称《续》）、苏轼《杂纂二续》（以下简称《二续》），明黄允交《杂纂三续》（以下简称《三续》），清韦光猷《杂纂新续》（以下简称《新续》）、顾禄《广杂纂》（以下简称《广》），以及石成金《纂得确》（以下简称《确》）^①等七种著作（以下总称《杂纂》）。它们是语言俚俗幽默、别具一格的语录体（或称格言体）古代笔记小品。同时，又可视为一部古代俗语的类义选集。从唐至清，大约十个世纪中，除元代外，《杂纂》之续、仿未绝，间或还出自名家之手，可见其在古代学界颇有影响。《杂纂》七种，内容、体例及格调大体一致，一脉相承，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是罕见的。《杂纂》的某些词语，如“煞风景”“包弹”等，明人《目前集》、清人《土风录》等书或作“语源”，或引为书证，当代新版的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亦继续引用，可见其生命力之强。

那么，《杂纂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？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历代学者有关《杂纂》研究的论述。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：“俚俗常谈鄙事，可资戏笑，以类相从。今世所称‘杀风

景’，盖出于此。”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引巽严李氏语：“用诸酒杯流行之际，可谓善谑。其言虽不雅驯，然所诃诮多中俗病。闻者或足以为戒，不但为笑也。”明黄允交《三续》题识、清石成金《纂得确》自叙，对《杂纂》“以巷谈寓滑稽”“风流雅谑”的特点都有认识。晚清宋泽元校刊《杂纂》于《忏花盒丛书》说：“《义山杂纂》一书，溯于《唐人说荟》，家弦而户诵矣。惟王、苏二家续纂，世所罕觐。予爱其独能熟谙世味，曲绘人情，如鉴取形，如水照影，使读者粲然笑，憬然悟。可以资谈柄，可以助格言，可以作当头棒喝。岂不戛戛乎文章家滑稽之雄也哉！”可见此书在古代受重视之一斑。

到了现代，《杂纂》之引起学界的特别注意，当起端于鲁迅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：“《义山》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，以类相从，虽止于琐缀，而颇亦穿世务之幽隐，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。”鲁迅在其他一些文章书札中也间有论及。尔后，川岛（章廷谦）先生汇辑《杂纂四种》由北新书局出版。赵景深先生三十年代末的《评介鲁迅的〈古小说钩沈〉》的“补记”中曾考《杂纂》之源，还撰有《杂纂摘钞》，并谈及清石成金“《杂纂》体的《纂得确》二集”。四十年代末，周一良先生在其所撰《敦煌写本杂钞考》文中，对《杂纂》与《杂钞》进行了比较研究。在此之前，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将《杂纂》同敦煌写本《杂钞》也进行过比较研究。其论文《唐钞本杂钞考》（载日本《支那学》杂志卷拾，一九四二年，全文九十页）的第八部分，可谓之《杂纂》与《杂钞》比较研究的专章。此外，诸桥辙次的《大汉和辞典》、台湾的《中文大辞典》均列有《杂纂》专门词条。国内近几年出版的有些专著及报刊时或可见介绍或论及《杂纂》的文字。

综上所述,可见《杂纂》的整理与研究,代不乏人,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。

二

《杂纂》七种,二百一十一题,一千四百四十余则。虽多为琐缀繁杂的“俚俗常谈鄙事”,但就其内容所涉,却是包罗万象的。从官场世态、宗教礼仪、风土人情、伦理道德、婚姻、市井经纪、科举、训戒劝世,乃至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,都有反映。涉及社会各阶层人员,如王侯、京官、内官、县官、社长,又及落解举人、僧尼、娼妓、仆役、村汉。虽仅万余言,却蕴涵丰富,于“笑噱”俚语之中,可使人窥见纵贯千年的若干社会风情。具体地说,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价值:

(一) 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民俗风情和社会心理。如富家豪门的横行霸道和嫌贫爱富的炎凉世态:“大官侵占人田土”(《续·难理会》),“豪家白占妻田”(《三续·旁不忿》);“穷亲情似破袖肘,常自出”(《义山·相似》),“穷措大唤妓女”(《义山·必不来》)。如给贪小占便宜者画像:“共吃果子拣大底”、“骑别人马远出”、“共卧把自己被在上”、“畜养母狗雌猫”(均见《续·爱便宜》)。在婚姻问题上,封建伦常视为天经地义的“媒妁之言”,民间并不以为然,如《广·听弗得》:“媒人嘴。”对封建迷信那一套东西,一般的社会心理似乎也不尽赞同,“主母不信佛”(《义山·必富》)、“闻酒肉和尚饿死”(《广·快心》)、“方士自称百岁”(《三·无凭据》)、“测字论休咎”(《新·无凭据》)等,都是明证。此外,如饮食、生活等方面的习俗礼仪也都有反映:“横箸在羹碗

上”、“筵上乱叫唤”、“未语先笑”、“搀夺人话柄”都是“恶模样”(均见《义山》);“酒后不多语”是“有智能”(《义山》);“主人未揖食先举箸”是“失去就”(《义山》)等等。

(二) 揭示了当时社会官场的内幕与丑态。无论《杂纂》作者主观上是否着意于此,客观上却是对时弊的暴露与针砭。如官场内等级森严,弱肉强食,下对上卑躬屈节,上对下巧取豪夺;“谄吏谒上司”(《三续·未足信》)、“对尊官饶棋”(《二续·佯不会》)与“卑官古画”(《续·易图谋》)、“下僚财物”(《三续·易图谋》)等皆是。在这样的上骄下谄的官场中,正直官员的宦途,如“清官升转”而归入“迟滞”类(《三续》),那是必然的。要想飞黄腾达,中饱私囊,为官的就要心狠手辣,欺压良善,因此“县官似虎狼,动要伤人”(《义山·相似》)、“不口打口骂,失节级体”(《义山·失本体》)、“老令断公事”的蛮横(《续·少道理》)、“酷吏拷掠声”的凄惨(《三续·不忍闻》)等腐恶现象比比皆是,就不足为怪了。

(三) 表现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观念。社会舆论赞扬什么,反对什么,在《杂纂》中有不少反映。如赞美勤俭,批评懒惰;“勤求俭用”(《义山·必富》)、“日高晏眠”(《三续·不祥》)。对于赌博行为深恶痛疾,称之为“最下流者”(《确二集·极不宜》)。又如对“入人房闾取人物看”、“背面说人过”、“讨下小便宜”、“剽窃诗文”等不良现象,分别指斥为“无所知”、“愚昧”(均见《义山》)、“坏模样”(《确》)和“不识羞”(《三续》)。类似这样的内容,书中并不少,此不赘举。

当然,《杂纂》的内容也明显地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,宣扬了重男轻女、歧视劳动人民等等封建伦常观念。如说什么“妇人不管外政”是“好模样”(《广》)、“妇人解诗,解则犯物议”

(《义山·不如不解》);把“挑粪担”、“修脚匠”等劳动行业蔑称为“恶行户”(《新续》)。此外,还有一些篇幅是对残疾人的人身缺陷进行揶揄和挖苦。上述这些庸俗无聊和不健康的内容,在阅读时应注意分析批判。

三

除思想内容外,现代研究《杂纂》的价值,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

(一)《杂纂》与中国小说史。在古今有关文献中,《杂纂》多作为“小说”予以著录。鲁迅先生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将它列为“杂俎”。

明胡应麟曾将“小说”分作志怪、传奇、杂录、丛谈、辨订、箴规六类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将之分作叙述杂事、记录异闻、缀辑琐语三派。又因之多取丛谈、杂俎、琐言、纂、编、论、话、语、说等笔记之体,故亦谓之“笔记小说”。今人刘叶秋先生认为:笔记的特点,以内容论,主要在于“杂”,不拘类别,有闻即录;以形式论,主要在于“散”,长长短短,记叙随宜。他将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又大致分为小说故事、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三类(《历代笔记概述》)。因此,历代之所以将《杂纂》列为“小说”,也并不为怪了。然而,更确切点说,《杂纂》当属古代笔记小品。这是由其题材、语言和文体风格所决定的。因之,在一些目录文献中,或将之列入“说纂”、“杂俎”,或“文学类”、“游戏文”。

东晋裴启的古小说集《语林》:“桓玄字信遇,沛国龙亢人

也,晋时为郡公,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语次,二人……危言,玄曰:‘矛头渐米剑头炊,百岁老翁攀枯枝。’堪曰:‘井上辘轳卧小儿。’晋末安帝时人。”对此,赵景深先生认为:“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对于‘杂纂’极感兴趣,那么,这一节可以算是《杂纂》的始祖了”(《中国小说丛考》)。中国笔记小说源远流长,繁花满园,《杂纂》则是其中瑰丽的一丛。

(二)《杂纂》与民俗学。在《义山》中,“入境问风俗”被视为“有智能”;“入境不顺风仪”则是“不达时宜”。一如前面所述,《杂纂》多为反映当时社会民俗风情的内容,从一定意义上说,《杂纂》七种,不失为一轴唐、宋、明、清的白描式的连续性风俗画卷。这些,对于民俗学、民俗史的研究,提供了具有一定价值的线索和史料。其中有些习俗礼仪现象,如《义山》中的“新娶妇,却道是前缘。必是丑”、“母在呼舅作渭阳”、“不得独入寡妇人房”等,由来已久。而且有些习俗戒约至今仍在流行,如《义山》中的“傲慢尊长不拜”、“祭亡人却动乐”之视为“非礼”,“对丈人丈母唱艳曲”之视为“恶模样”,“交结有智人”、“不共愚人争是非”之视为“有智能”等。

《杂纂》所反映的很多民俗现象,不仅在其不同时代的续仿之作中得到前后印证,在其它有关文献中也可得到佐证。例如敦煌唐钞本《杂钞》(一名《珠玉钞》,二名《益智文》、三名《随身宝》,卷末又题《珠玉新钞》)中的《世上略有十种札室之事》、《十无去就者》、《言五不达时者》、《五无所知者》、《五不自思度者》、《言六痴者》、《言有八顽者》诸篇,与《义山杂纂》中的多篇内容、甚至文字均颇近似。这里试举两例。

其一:

《义山杂纂·失去就》:

卸起帽,共人言谈。 褙衣出门迎客。
不敲门直入人家。 主人未请先上厅坐。
席局上不慎涕唾。 主人未揖食先举箸。
探手隔坐取物。 众食未了,先卸箸。
开人家盘盒书启。 骂人家奴婢。
钻壁窥人家。

(据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录。下同)

《杂钞·言十无去就者》:

不卸帽,通喧凉,一。 言语多猥谈,二。
不敲门直入人家,三。 主人未揖先上厅,四。
坐他床椅交尻脚,五。 局席不慎涕唾,六。
主人未劝,先举匙箸,七。 探手隔人取美食,八。
众人饭未了,先卸箸,九。 不离坐,便漱口,十。

(据那波利贞《唐写本杂钞考》转录,标点为本文新加。下同)

其二:**《义山杂纂·强会》:**

见他文籍,强披览。 见他鞍马,逞乘骑。
见他弓矢,强弹射。 见他文字,强弹驳。
见他著衣,强问色目。 见他人家事,强处置。
见他斗打,强助拳。

《杂钞·世上有十种札室之事》:

见他着新衣,强问他色目,是一。 见他鞍乘好,强逞解骑乘,是二。
见他人书籍,擅把披览,是三。 见他人弓矢,擅拈张挽,是四。
见他所作,强道是非,是五。 见他书踪,强生弹剥,是六。
见他斗打,出热助拳,是七。 见他争论,傍说道里(理),是八。
卖买之处,假会酹谈,是九。 不执一文,强酬物买,是十。

(三)《杂纂》与语言学。《杂纂》的语言艺术,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(小品)的传统风格,其主要特色有三:通俗,幽默,精警。

其一,通俗。《杂纂》所记多为当时口语,明白如话。千余年来,虽经四个朝代、七位文人辑录整理,但它始终以采录民间口语为主,这是《杂纂》之所以语言通俗浅显的基本原因。再者,《杂纂》成书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宗旨,是在于使读者“如鉴取形,如水照影……粲然笑,憬然悟”,“资谈笑”、“助格言”、“可以当头棒喝”,“知某某为宜当行,某某为宜当戒,则举止有所凭式”,这也当是《杂纂》语言通俗的一个主要因素。

其二,幽默。《杂纂》寓庄于谐,寓哲理于幽默之中,诙谐成趣,发人深思,使人得到知识,获得教益。例如:《续》中的“将女嫁内官”(《不济事》),“卖棺闻人病重”(《暗欢喜》),“驴子吃牡丹”(《可惜许》),“狗吃热油”(《又爱又怕》),“油画屎桶”(《不相称》),“丈母牙痛,灸女婿脚根”(《左科》)等,虽“以巷谈寓滑稽”,“然诃谑多中俗病”,非但为笑,可谓雅谑。再如《新续·好笑》篇中的“看戏老婆子落泪”,“瞎子相打”,“口吃人发怒”,“丑妇艳妆”,“平民说官话”等,莫不尽然。正因其语言风格具有这一特色,在清人陈皋谟的《半庵笑政》中,将《杂纂》的某些句子列入了《笑资》篇中。如“口吃人相骂”,“对客泄气”,“长人著短衣”,“村夫掉书袋”,“学官话”,“和尚发怒”等。

歇后语,是汉语民间语言艺术的一枝奇葩。《杂纂》将俗语以类相从,标以画龙点睛之题,不仅其形式近似于歇后语,而且也采录为数可观的歇后语入篇,不能说不是其语言俚俗幽默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突出特点。《义山》中的“把棒唤狗”

(《必不来》),“夫妇争小事”(《恶不久》);《续》中的“木匠带枷”(《自做得的》);《二续》中的“哑子作梦”(《说不得》),“猴猕看果子”(《留不得》)等,这些典型的歇后语至今仍广为流传和使用。当代一些语言学 and 民间文学学者,在探讨歇后语史的著作中,往往要把《杂纂》视为一部出现早、历时久的歇后语语汇“专集”。

其三,精警。《杂纂》不仅语言通俗、幽默,而且由于其多采自俗语,语言简洁凝炼,内涵丰富,用语录体分类罗列,恰如格言之短小精悍,每读一则均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,并从中获得启迪、教益。这正是《杂纂》语言艺术的精警特色。例如《义山·意想》中的“冬月著碧衣似寒”,“入神庙若有鬼”,“夏月见红似热”,从客观现象给人造成的心理“联觉”,告诉人这是一种常有的“意想”现象,言简意赅,恰到好处。再如《续》中的“杀人后戒酒”,“大斧伤人,手摩挲”(均见《不济事》);“唤老娘逢人请名”,“判状救火”(均见《不识迟疾》);“失火处,乞麸炭”,“岸上看人溺水”(均见《不识好恶》)等。

《杂纂》这些语言上的特色,为我国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。

综上所述,《杂纂》之于小说史、民俗学、语言学的研究,均有其相当的学术价值。这也就是我们发掘、整理、研究它的意义所在。

《杂纂》中,唐、宋两代的三种,历来版本不一,多有出入。个别作者,如《义山》的作者“李义山”,《续》的作者“王君玉”,由于有关文献记载不一,资料又较少,历代尚多有疑义。对此,笔者仅一得之见,撰成《〈杂纂〉七种作者、版本考略》一文专作介绍(见附录),此不赘述。本书七种《杂纂》所用的底本、校本

情况如下:

(1)《义山杂纂》,以明钮氏世学楼钞本《说郛》本为底本,参校以宛委山堂刻本《说郛》(简称《宛》本),商务印书馆据涵芬楼本排印本《说郛》(简称《涵》本),清道光荅溪邵氏酉山堂本《古今说海》(简称《古》本),清光绪十三年山阴宋氏刊《杆花盒丛书》(简称《杆》本)以及《唐人说荟》(简称《唐》本)、《五朝小说大观》(简称《五》本)。

(2)《杂纂续》、《杂纂二续》,除无《唐》本外,所用底本、校本均同《义山杂纂》。

(3)《杂纂三续》,以《续说郛》本为底本,参校以《五》本。

(4)《杂纂新续》,据清嘉庆己卯校刻《颐素草堂丛编》本。

(5)《广杂纂》,据清嘉庆、道光年间顾氏刊《颐素堂丛书》本。

(6)《纂得确》,以清乾隆四年扬州刻《〈重刻添补〉传家宝俚言新本》为底本,校以清道光甲午扫叶山房重镌《家宝全集》本(简称道光本)、清光绪乙未上海书局石印《传家宝》本(简称光绪本)。

本书的整理、研究工作,曾蒙已故学界老前辈赵景深先生的热情勸勉和具体指导。先生在世时曾允为本书题签、作序,然竟未如愿,是为憾事。其子赵易林先生亦曾代为查找、手钞资料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宁渠先生,不仅亲自为查阅资料,甚至于病中仍寄予关切。辽宁省图书馆高柏苍、韩锡铎同志,北京图书馆李致忠、王大可同志,辽宁大学董晓革同志,在资料方面给予诸多帮助。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定安先生,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乌丙安先生等,对本书的研究

工作，均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帮助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。在此一并表示谢忱。

曲彦斌

1985年3月24日于沈阳

【注】

- ① 《纂得确》成书虽早于《杂纂新续》、《广杂纂》，但其体例较特殊；又现代各种论著及《中文大辞典》、《大汉和辞典》均未将其列入杂纂之列。故本书将它列在最后，以示区别。

杂纂七种总目

前言 1

义山杂纂 [唐]李义山 撰... 1

杂纂续 [宋]王君玉 撰... 47

杂纂二续 [宋]苏 轼 撰... 81

杂纂三续 [明]黄允交 撰... 101

杂纂新续 [清]韦光骥 撰... 129

广杂纂 [清]顾 禄 撰... 147

纂得确·纂得确二集 [清]石成金 撰... 157

[附录]《杂纂七种》版本、作者考略 185

义山杂纂

〔唐〕李义山撰

